

黃昏、黎明、 正午

從人口趨勢預測中國、印度 和美國的下階段發展狀況

作者：Martin C. Libicki 和 Julie DaVanzo

Martin Libicki 是蘭德公司的高級管理科學家。Julie DaVanzo 是蘭德公司的經濟學家。

Chinese translation (traditional characters) of “Dusk, Dawn, and High Noon:
Demographic Trends Forecast Next Phases for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十月份以來，圍繞全球人口已超過70億這一主題的文章連篇累牘，卻鮮有關注近年來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相對的人口變化。本文意在探討中國、印度和美國在今後數十年的人口發展趨勢和相應的經濟發展前景。這三個國家的人口發展趨勢，已經顯示出世界權力格局的部分轉變。而他們如何應對，將決定其最終的命運……

前一頁：人們聚集在一個購物中心，中國重慶，2010年11月。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國際數據庫顯示，到2026年，中國人口預期將達到峰值14億，隨後將會逐步回落；而至本世紀中葉，印度人口或將保持增長，最晚到2025年將會超過中國，在2050年將會攀升至16.5億（參見圖1）。更為重要的是，到2035年，中國人口構成將向老齡人口組別傾斜；而印度人口大部分仍將處於50歲以下。

2012年，中國正要跨入一個新的時期，在此階段，人口快速老齡化將會制約其經濟發展。而印度恰恰相反，將會擁有巨大的人口優勢，直到2030年前後，其勞動年齡人口與非勞動年齡人口之比例將達到最高值。

到2050年，在全球大型富裕國家中，只有美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會呈現溫和增長；同時，歐洲和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急劇下降。單從這些人口和經濟的增長趨勢來看，未來至少五十年內，美國仍將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在美國領導的聯盟中，美國的主導地位可能會愈發穩固。

40年前，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富人越來越富，窮人則生子添丁。

一個新生世界

四十年前，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富人越來越富，窮人則生子添丁，而且子女成群。在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每位婦女一生平均生育4至7個子女，而發達國家則不過2至3個子女。

從那時候起，較富裕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一直下滑，現在每位婦女生育子女數大約是1個（香港、韓國及台灣）到2個（美國）。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比率下降得比許多較富裕國家都要快，其原因是行政法令（例如，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或者共產黨下台後的影響。而在中等收入國家（拉丁美洲、北非、土耳其、黎巴嫩、伊朗、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印度西南部和東南亞），人口出生率同樣銳減到每位婦女生育2個子女甚至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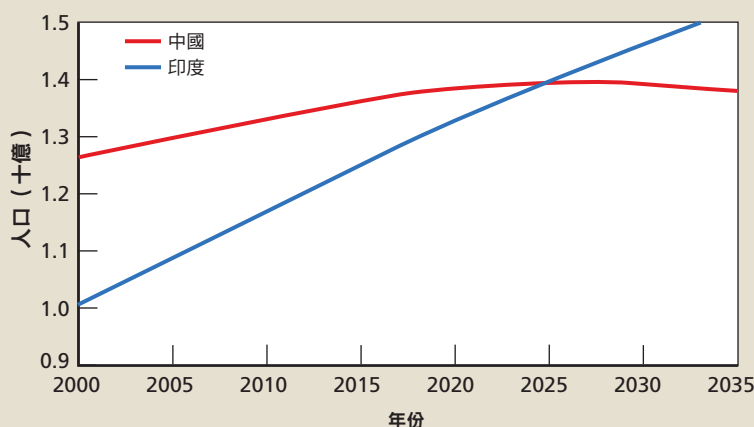
阿富汗、巴基斯坦和恒河流域一帶的人口仍然不斷增長，當地生育率平均高於3.5。非洲撒哈拉以南在南北回歸線之間的地區，人口增長速度更快，其中大部分國家的生育率三十年來普遍一直下降，但在過去十年間，部分國家的生育率已止住下降趨勢。

在未來20年至40年期間，世界人口生育狀況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將會慢慢顯現，如下文所述。

其一，到2030年，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指介於20至59歲之間的人口）預計將達到8.41億，遠超過中國的7.83億勞動年齡人口。今天，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接近美國的5倍，到2050年，可能僅是美國的3倍。與之相反，印度與美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將從現在的3倍多，攀升至2050年的5倍。

其二，受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和移民數量（大多屬合法移民）回升的影響，美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繼續溫和增長。與此同時，預計歐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的這項數字，到2030年將下降多達10%至15%，到2050年將下降多達30%至40%。在美國大西洋地區聯盟和太平洋地區聯盟的人口中，美國佔

圖1 – 印度人口將在2025年前超過中國



資料來源：印度和中國，2025年，2011年。

據的比例將會上升。換言之，到 2050 年，美國傳統盟國在倍增美國人口力量上的能力可能會下降，而且可能呈急劇下挫。

其三，在 2030 年之前，大部分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如智利和泰國），它們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持平甚至減少。其四，剔除災害因素，許多人口大國將會集中在非洲，例如，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剛果、蘇丹、坦桑尼亞。另外，到 2050 年，巴基斯坦將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勞動年齡人口第三大國家，僅次於印度和中國。

按國家資源基礎計算，未來 40 年內，中國有望成為最重要的經濟強國。如果中國的生產力到 2050 年趕上日本的水平，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將會是美國的兩倍。如果中國的生產力接近韓國當前的水平，那麼中國的經濟規模將略大於美國。然而，如果中國不能克服面前的重重挑戰，如污染、腐敗和養老，中國經濟的拐點可能會提前到來，因而難以超越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人口發展趨勢表明，假如中國經濟不能在 2050 年前超越美國，則可能再也無法超越。

人口紅利抑或累贅

直到 2050 年，中國和印度仍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但是，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長率是中國的兩倍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估算，印度的年增長率為 1.34%，中國則為 0.49%）。據此，預計印度人口總量到 2025 年將趕上中國（都在 14 億左右），隨後更將超越中國。

然而，從經濟競爭的角度來看，兩國各自的人口年齡構成比人口總量更為重要。若將勞動年齡人口的定義調整為介於 15 歲至 64 歲的人口，則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在 2028 年超越中國。此外，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將在 2030 年超過中國（參見圖 2）。

實際上，中印兩國的總體撫養比率，即兒童和老人數量與主要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走勢。撫養比率意味著，平均而言，15 歲至 64 歲人口的產出要多於消費，而兒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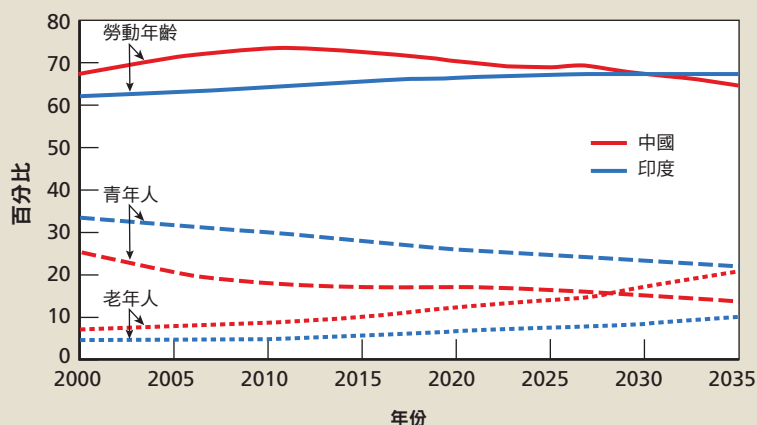
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正在迅速關閉，印度的人口機會窗口將保持開放至少到 2030 年。

老人則恰恰相反。一般觀點認為，撫養比率上升會阻礙經濟發展，而下降則有利於經濟發展。儘管印度的總體撫養比率目前高於中國，但是在今後的 20 年中，兩國的情況將會逆轉。

勞動年齡人口在人口總量中的比率上升，通常能帶來「人口紅利」，原因包括潛在勞動人口大幅增加，以及撫養支出減少推動資本積累加速。據估計，在二十世紀後期，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在東亞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達 25% 至 40%。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正在迅速關閉，印度的人口機會窗口將保持開放至少到 2030 年。

儘管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讓國家有機會獲得人口紅利，但其多寡取決於社會經濟和政策環境。目前，中國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於印度人口。據現有數據顯示，在 2002 年至 2003 年期間，中國各級學校的入學率均高於印度，成年人識字率達到了 91%，遠高於印度的 61%。此外，有關數據表明，中國的學校教育質量更好：

圖 2 - 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將在 2030 年超過中國



資料來源：印度和中國，2025 年，2011 年。

在 2002 年至 2003 年期間，中國小學的生師比率平均為 17.6，遠低於印度的 40.2，而且中國學生的人均教育支出更高，特別是在中學教育階段。

青年人問題在印度更突出，老年人問題在中國更突出。

對於中印兩國來說，女性在正規經濟活動中的參與程度，將會是未來經濟增長的另一關鍵因素。2006 年，中國有 69% 的女性參與正規經濟活動，而印度僅為 34%。儘管兩國女性的識字率和受教育程度都低於男性，但是印度的情況更加嚴重。

中印兩國的人口構成截然相反，這意味著諸如教育等青年人問題在印度更突出，而養老和老年保健等老年人問題在中國更突出。中國有無投入必要的資源，在勞動人口減少的情況下扶助日益增長的老齡人口，這一問題尚不明朗。過去曾為工人及其家屬供款參與社保計劃的國有企業，多數已經倒閉，但尚無替代前者的國家社會福利制度。

對印度的經濟增長來說，人口增長、人口更年青、撫養比率下降等人口優勢是紅利抑或累贅，將取決於印度在建設開放、競爭、創新、進取的經濟過程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相反，中國的人口劣勢（包括勞動人口減少、人口快速老齡化、撫養比率上升）是累贅抑或紅利，則取決於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將這些劣勢轉化為動力，以促進自身的科技進步，為其不斷縮減的勞動人口提升技能和生產力。

從短期來看，相較於印度，中國似乎有著更好的先決條件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以及應對人口變成累贅的潛在問題：勞動市場更加靈活；女

性勞動力參與比例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民眾對女性工作的態度更加開放；文盲總體上較少（特別是女性）；基礎設施條件更好；內部人口流動率更高（雖然大多「不合法」）；城鎮化程度更高；外貿開放程度更大；以及公共養老金覆蓋比率略高。基於這些理由，至少在 2025 年前，中國仍很可能領先於印度。

但從長期來看，中國的人口狀況可能會對其發展前景形成阻礙。人口老齡化，加上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將會加大新型服務（特別是醫療衛生）的需求，通過向老年人轉移財富而減少勞動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並消耗中國在經濟繁榮時期積累下的巨額國家儲備資金。

印度能否利用好人口紅利，將取決於政府能否成功落實經濟發展大計。改善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教育、以及女性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同時讓因收入差距變得日益分化的社會保持穩定，這需要舉國上下具備高瞻遠矚的共識。在印度這樣多元化的議會民主制大國，很難預料上述目標是否能夠實現。

但總體來說，印度的人口變化趨勢要比中國更為有利。因此，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人口變化對於印度而言將是紅利，而對於中國而言則是累贅。

屹立世界之巔

在全球範圍內，過去數十年來人口變化最為顯著的特徵，是幾乎所有國家的生育率都急劇下降。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人口規模長時間保持穩定所需要的比率。富裕國家的更替水平生育率平均為 2.1。而在貧困國家，由於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較高，生育率必須相應提高，才能養育足夠的育齡女性來保持總體人口水平。

不少國家的生育率已跌至更替水平以下。若不考慮移民因素，美國的生育率剛夠維持長期的人口自然更替（參見圖 3）。以色列是全球富裕國家中唯一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的國家。如果生育率保持現狀，所有其他富裕國家的人口數量都將不可避免地下降。此外，這些富裕國家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持續超過一個世代，導致育齡人口數量也相應減少，這意味著即使生育率回升到較高水平，本國人口數量也不大可能在短期內恢復。

根據美國人口資料局的數據，中國的總生育率已下降至每位婦女生育不足 1.5 個子女。對於大多數人仍處於貧困狀態的國家，這個生育率是相當低的。許多人認為這是中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結果，似乎意味著取消這項政策生育率就會立刻反彈。然而，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因素。台灣和香港等富裕地區雖未實施這項政策，但生育率卻處於世界最低水平：分別為 1.1 和 1.0。越南和泰國等東南亞鄰國也沒有實施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但其生育率均處於或低於更替水平：分別為 2.1 和 1.8。現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城市居民並不想多要子女。

考慮到全球移民的因素，就有純粹的「贏家」和「輸家」，而美國是最大的贏家，每年淨遷入人口大約 160 萬。實際上，美國佔據了世界淨遷入人口總量的 40%。其他每年淨遷入人口超過 10 萬的國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德國和意大利。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淨遷出國家是墨西哥，每年遷出人口為 40 萬，相當於美國遷入人口總量的四分之一，而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秘魯、伊拉克、哈薩克斯坦和摩洛哥等國的淨遷出人口數量也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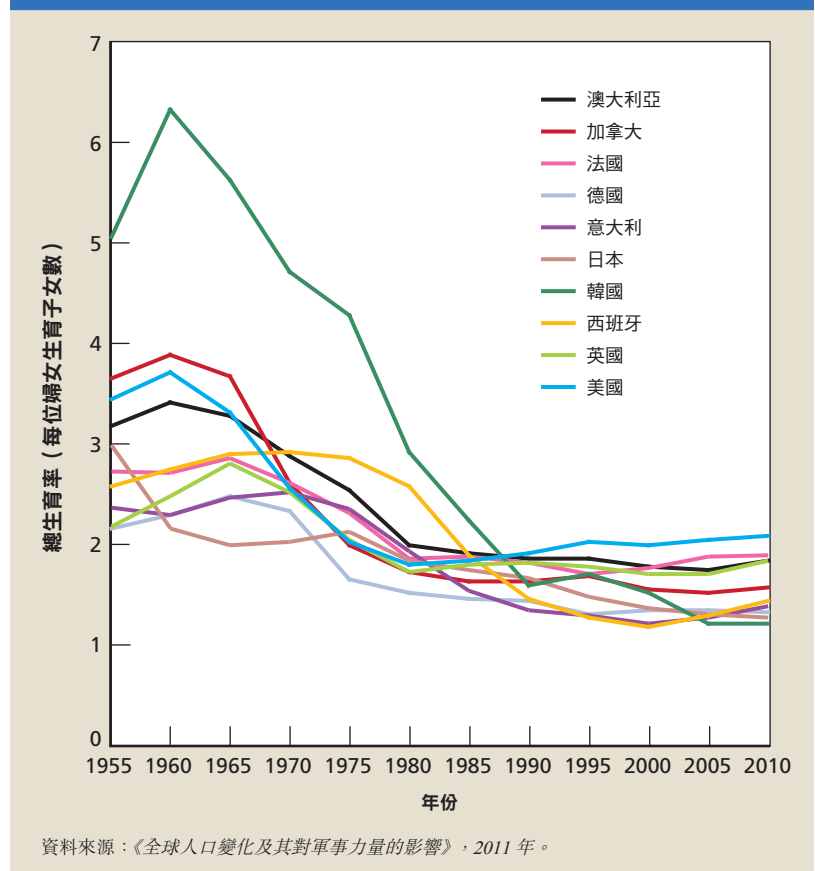
美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每年以接近 0.5% 的速度保持增長（如果 2008 年開始的經濟衰退持續下去，又或者遷入人口減少甚至變成人口遷出，這一數字將會更低）。美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極有可能以每十年約 6% 的速度保持增長，

而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幾乎都是移民。

2005 年，德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排在全球第 12 位；到 2030 年，預計將下降至第 20 位，即使德國是人口淨遷入國；到 2050 年，德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預計將下降三分之一。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歐洲大國，例如，意大利（每十年下降 6%）、波蘭（到 2030 年下降 14%，到 2050 年下降 40%）和法國（到 2030 年下降 5%，隨後持平）。直至 2020 年以前，西班牙有望維持現有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但這僅僅是因為預期人口遷入水平較高；但到 2050 年，西班牙的勞動年齡人口將下降近 20%。不過，英國卻是個例外，直至 2050 年以前，其

考慮到全球移民的因素，就有純粹的「贏家」和「輸家」，而美國是最大的贏家。

圖 3 - 在大型富裕國家中，只有美國達到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美國仍將在保障國際穩定和西方自由主義的事務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至少到本世紀中葉。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有望保持小幅增長。

因此，美國仍將在保障國際穩定和西方自由主義的事務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至少到本世紀中葉。在全球富裕國家中，除了以色列這樣的小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生育率高於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雖然人口遷入率較高，但生育率遠低於美國。如下表所示，在美國的大西洋地區聯盟（主要是北約）和太平洋地區聯盟（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以及台灣）的人力總量中，美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將會持續上升。

同時，美國擁有足夠的人口和經濟資源，有望維持其全球之冠地位至少到 2050 年。美國的生育率和人口遷入率足以保持其人口增長，雖然增幅介於每年 0.5% 至 1%（當前經濟衰退對遷入率的影響消退之後）。美國目前在全球勞動年齡人口中的佔比為 4.7%，到 2050 年仍佔 4.3%。美國的生育率要高於上一個世代，這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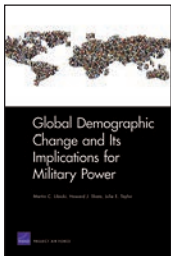
情況是絕無僅有的。假設美國的生育率保持不變，並且非法移民數量保持過去十年來的平均增長率，則美國在世界人口總量中的佔比可能完全不會下降。考慮到美國與其他大部分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相對穩定，美國經濟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可能會保持在很高水平。

人口發展趨勢不代表一個國家的命運，但幾乎與命運同樣重要。緩慢的人口特徵變化經過日積月累，將以不可阻擋且難以逆轉的方式改變國家，特別是國與國之間相對而言。未來幾十年，中印兩國進可立業退必失據，而美國的要義則在於守成。■

參考閱讀

Global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ilitary Power (《全球人口變化及其對軍事力量的影響》), Martin C. Libicki, Howard J. Shatz, Julie E. Taylor, 蘭德/ MG-1091-AF, 2011 年, 第 170 頁, ISBN 978-0-8330-5177-6, \$32, www.rand.org/t/MG1091

“Population Trends in China and India: Demographic Dividend or Demographic Drag?” (「中國和印度的人口趨勢：人口紅利還是累贅？」) 見 *China and India, 2025: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2025 年的中國和印度：比較評估》), Charles Wolf, Jr., Siddhartha Dalal, Julie DaVanzo, Eric V. Larson, Alisher Akhmedjonov, Harun Dogo, Meilinda Huang, Silvia Montoya, 蘭德/ MG-1009-OSD, 2011 年, 第 170 頁, ISBN 978-0-8330-5042-7, \$28.50, www.rand.org/t/MG1009



美國工人在大西洋地區聯盟和太平洋地區聯盟人力資源中的比重將日益增長

國家或地區	美國、北約和環太平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 (20-59 歲)				
	總計 (百萬)			變動 (百分比)	
	2010 年	2030 年	2050 年	2010 年 - 2030 年	2010 年 - 2050 年
美國	173	178	195	3%	13%
其他北約國家	329	312	289	-4%	-12%
中國 ^a 和朝鮮	814	778	631	-4%	-23%
美國在亞太的富裕盟國 ^b	126	112	94	-11%	-26%
美國在亞太的其他盟國 ^c	86	106	118	24%	37%
政治態度搖擺的太平洋國家 ^d	225	269	258	19%	14%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0 年修訂本》(中值變化)；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數據庫。

^a 包括香港和澳門。

^b 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新加坡、韓國、以及台灣。

^c 菲律賓和泰國。

^d 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緬甸、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及越南。